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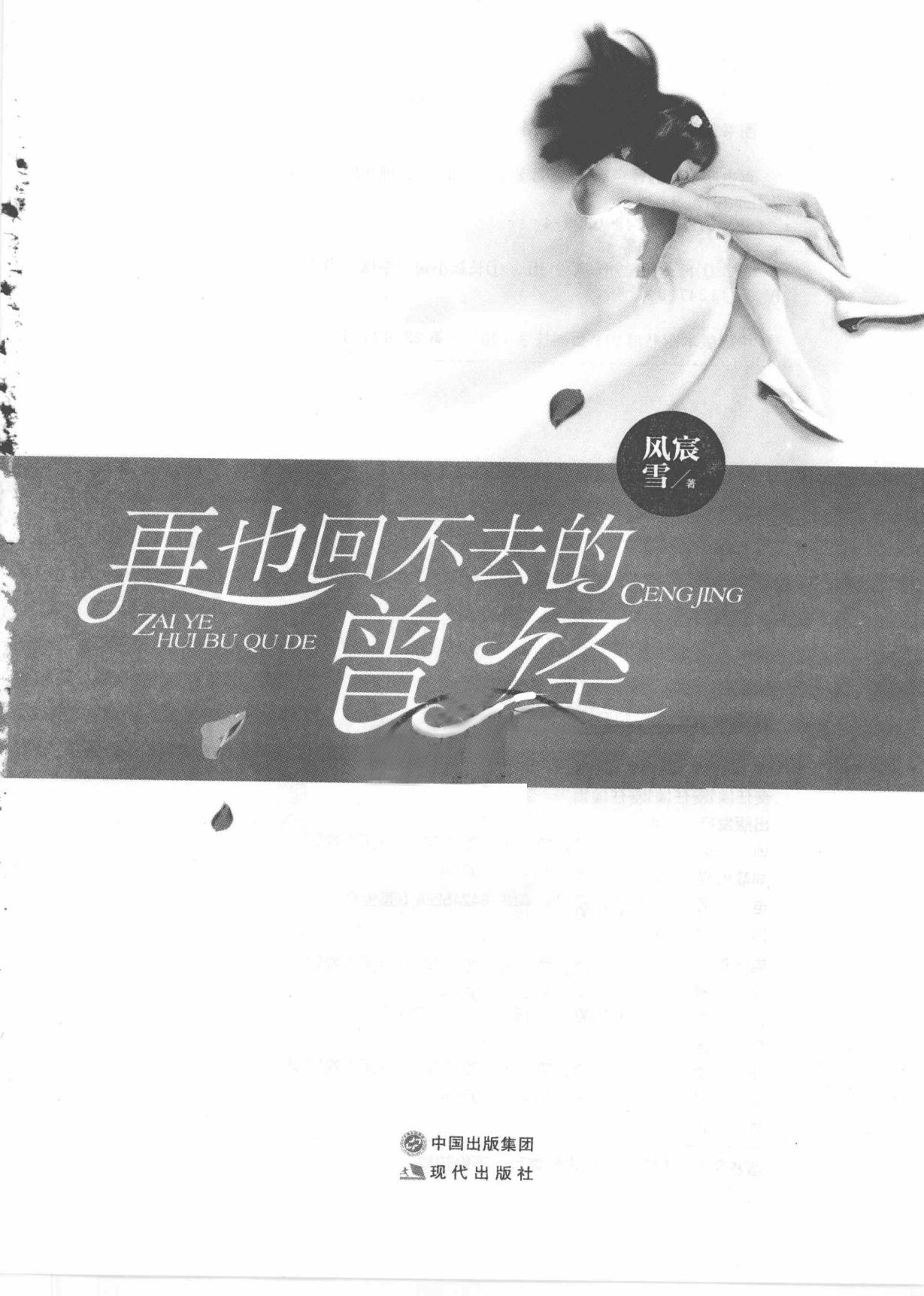
风宸
雪/著

CENGJING

再夜回不去

ZAI YE
HUI BU QU DE

一段家族恩怨，
牵扯出难以割断的情丝；
一场情爱赌注，
任谁都无法完胜到最后。



风宸
雪 / 著

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ZAI YE HUI BU QU DE CENG JING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 风宸雪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143-0309-4

I . ①再… II . ①风…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3095 号

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作 者	风宸雪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309-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01 寂寞	001
Chapter 02 沉沦	019
Chapter 03 婚礼	046
Chapter 04 负心	086
Chapter 05 裂痕	148
Chapter 06 危情	211
Chapter 07 惊澜	249
Chapter 08 鉴情	309

风轻，月谧，车海璀璨。

叶风驾驶着车，穿过树影，将车拐入辅道上。

苍白的路灯，映衬着那几乎伸到路中间的枝叶，使得地上高大乔木的暗影斑驳，一如过往的种种在时间的游离中，终究有些藏匿于暗影之下。

从他毕业到进入叶氏集团担任财务部经理也已两年，由于叶氏是父亲叶苍霆一手创办的地产公司，在业内颇有声誉，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不过是靠着祖荫的纨绔子弟，他用心去证明着自己，也因此，这两年都在忙碌里度过。

忙碌，让他可以开始忽略很多事情，忽略很多人。

收音机的频率是定格的，可惜，定格的仅仅只能是频率。

有温柔的女子声音从里面飘出：

“真的让昔日重来，又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或者会改变呢？我不知道收音机那端的猫猫，现在的心情是否还是很糟糕，毕竟初恋总是难忘，可，正因不完美的存在，才愈发能烘托出以后的完美，所以，我们何必苦苦陷于其间，继续错过沿途最美的风景呢？送上这首歌，希望猫猫的心情能愉快一些，来自学友的《一路上有你》，一并送给所有还在聆听的你们。”

略带点哀怨的曲子缓缓泻出，和着车窗外清冷的月光，流进叶风的心里。

“是天意吧，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

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真是天意吧，如果不是多年前偶然听到那件事，他应该会继续和她在一起，他其实是喜欢她的，那个有着淡然坚强眼神的女孩，从她轻轻唤他“风”开始，就走进他的心中。

“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

她的声音回荡在 H 城的上空，他默默地在收音机这端守候。

这一刻，他纵容自己沉醉在她的声音里。

现在的辰颜是旭日电台的主播，即便她是叶苍霆的养女，仍骄傲地脱离了叶苍霆的羽翼，在电波的那端，聆听倾诉这座城市的喜怒哀乐，靠着自己的努力，让主持的《今夜不寂寞》跻身于旭日电台的当家节目。

她逐渐成长为漂亮、优雅的女子，甜美笑靥背后，却冷静淡漠地看着一切，没有任何事再让她动容。

她终于将自己包裹保护起来，堆砌起层层不被伤害坚硬的壳。

也终于在叶家，对叶风的存在视而不见。

现实中，彼此再无交集。

此刻他开车去接的，是安沐云。

这个不经意走进他生命的女孩，不止是叶苍霆的私人助理，也即将成为他的未婚妻。

再过一周，就是他们的订婚晚宴。

他和辰颜，如他所愿的，渐行渐远。

叶风自嘲地在唇边勾出一道弧度，他要的，不就是用这种方式，逼她疏远吗？

车拐过一个弯，柔和的路灯下，一个俏丽的女子翘首以待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叶风的车停在她面前时，她轻快地坐上来，额上因奔跑闪着晶莹的汗珠。

“又跑这么快出来，都是汗。”

她眼睛笑成月牙状，娇柔地说：

“你那么忙，还来接我下课，我也不想让你多等啊。”

安沐云考了业余的研究生，于是，接她下课成了他风雨无阻的一件事。

真的，只是为了接她下课吗？

电台那端传来辰颜结束节目的声音，伴着片尾曲的响起，叶风将收音机关闭。

“今晚想吃什么？”

“你做主。我还要赶几份报告，得快点回家。”

她擦着汗，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洗发水香味，安沐云不喜欢香水，这和辰颜截然

不同。

辰颜喜欢收藏香水，叶苍霆也容着她的这种嗜好，每次出差都不忘给她带上几瓶当地特有的香水，所以，辰颜拥有的香水，大大小小足足有两百多瓶。

这两个相仿年龄的女孩，因人生的轨迹不同而造就出不同的性格。

而在叶风的心底，清晰地知道，始终有个影子在那，无法挥去。

所以，无论怎样伪装，他的灵魂注定寂寞……

推下播音按钮，熟稔地推上垫乐，然后是广告键，辰颜一个人在直播间，拿下耳机，眼神有刹那的空洞。

许久，才拿起桌上的资料，离开直播间。

径直往办公室走去，把稿子放在办公桌上，将盘起的头发悉数放下。

电台正放的是刚才的结束垫乐——Ginkgo Tree，低吟的诗一样的歌声倾泻在这个不算太冷的夜晚。

辰颜喜欢这样的音乐，在流畅的旋律中，是迂回的伤感。

她二十三岁了。

幸福地过着没有理想的生活，连守候爱情这样缥缈的事，都变成可以淡忘的期待。

长发如黑缎般披散在深蓝的T恤上，银粉勾勒出的眼线里，是飘忽闪烁的眼神。

辰颜非常仔细地描画唇形，最后在小小的封闭曲线里，填上恣意的玫红。

眼看着这个自己从刻板犀利的电台主播渐渐变得生动妩媚，原来，自己已经习惯以两种不同的形象示人，不，或者是三种。

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已经连续一个月，她习惯在这样的晚上，约上几个朋友，在H城的酒吧买醉。

暗夜的放纵，醉酒的迷离，在第二日清晨醒来，心才不会那么疼痛。

她曾以为自己坚强到可以忘记所有，即便在当年，叶风对她冷淡伊始，都保持坚强的微笑，可当一个月前，叶风宣布和安沐云订婚时，心还是会疼痛。

曾经许诺的遗忘不过是自欺欺人。

她一直是个固执的女子，比如她始终只爱吃樱桃，喝加冰的黑方，收集所有能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香水，不穿运动鞋，只穿高跟鞋。

这些固执还体现在，这五年，始终是她一个人的独角戏，剧终落幕，台上仅剩

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她一人……

无论多么不愿面对，订婚宴如期而至。

在这个叶家上下洋溢着欢快喜庆气氛的傍晚，辰颜的眼底隐隐含着雾气，她仰起头，然后，一些酸涩的味道便一直流进心底的深处，那里是她最软弱的地方。

当辰颜跟着养父叶苍霆步入宴席所在的旋转餐厅时，已是高朋满座。

叶苍霆和与宴的宾客敷衍间，辰颜抽身往一边走去。

她走到落地窗前，俯视因旋转不停变换的景色。可无论景色怎么变化，旋转完三百六十度，还是会回到最初开始的地方，但世间并非所有的东西旋转后都能回到原点。

周围响起喧哗声，辰颜从玻璃的倒影中，看到安沐云挽着叶风款款步入宴席，接受宾客们的祝福。

这样的场景真幸福，辰颜的视线隐隐有些模糊。

此刻，孑然的身影无疑太引人注目，她转身朝人群走去，模糊的视线在咬紧牙齿后，渐渐清明。

新人已切完蛋糕，《蓝色多瑙河》的舞曲响起，小提琴在A大调上用碎弓轻轻奏出徐缓的颤音，好似黎明的曙光拨开河面上的薄雾，唤醒沉睡大地。

辰颜一直喜欢这首曲子的开端，有着抒情的绝对，但此刻，她没有多留意曲调的优美，只把目光落在众人中央的那对主角身上，那对主角开始领舞，叶风轻柔地拥着安沐云旋转出一道完美的弧度时，顶部射灯的闪烁分明灼疼了她的眼，她将脸别过，然后看到叶苍霆朝她走来。

“颜颜，台里有事？”叶苍霆轻轻问，应该是注意到了她的失态。

“没事，可能昨晚没睡好。”

“晚间档的节目确实太辛苦，要不换一档节目？”叶苍霆关切地询问。

“也好，等三月份，台里会上一档车类节目，我会竞聘去那。”顿了一顿，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叔叔，我不太舒服，想先回家。”

对她这个其实不合时宜的要求，叶苍霆是答应的。

这么多年，从她父母双亡，被早年丧妻、只有一子的叶苍霆收养开始，这位养父待她就是极好，即便他仅仅只是父亲的朋友，却比那些落井下石的亲戚更为道义。

也使得她终究成长为骄傲自负的女子……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过去，叶苍霆去参加房交会，也借势为即将推出市场的海边豪宅做宣传。

那是一片极其美丽的别墅群，沿着海边自然的山脉，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欧式风格的别墅，每户都可以看到大海，曲径通幽她走下去，便是私家的沙滩，以及顺着岩石延伸到海里的一条用防腐木铺成的桥，叶苍霆把那条桥起名为忆梦桥。

而这个豪宅社区的名字叫沧海东岸。

辰颜没有去过，只是从一张张现场拍摄的照片上了解到这美丽的景象，叶氏的这处项目一定会在地产界再次引起轰动，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缓缓推上垫乐，辰颜将头倚靠在座位上，刚被分配来实习的搭档扬扬轻声说：

“辰姐姐，明天晚上七点电视台要采访冥远财团的执行总裁哦，听说，才接管财团五年，就超过他父亲的成绩了呢。”

“冥远财团？”

“是啊，就是 K 城的冥远财团哦，真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呵呵。”

“既然好奇，明天上节目前你就去呗。”

“你陪我去，好吗？电视台那边我不太熟。”

虽然旭日电视台和电台同在一栋楼，可因为楼层差得远，扬扬并没有机会上去。

“你想要签名啊？”

“辰姐姐，好不好吗？”

“下个电话，你独立来接，让我看看你的进步再说。”辰颜抛出一个条件，扬扬欣然应允。

隔天下午，辰颜才录完一节广告，就被扬扬从录音间拖出来，这个小女孩兴奋地说：

“他来了哦！呵呵，快点，晚了就进直播间了。”

“你慢点，慢点，又不是长着四个鼻子六只眼的珍稀动物，至于那么激动嘛。”辰颜被她拽着，放松地嘟囔。

两人运气很好，有一部电梯正好上来，她们跑进电梯，直上十二层电视台所在地。

电梯门开，外面早围着一堆记者，看样子还不是本台的记者。

而辰颜走出来，却是突然想起刚录完后没把带子拿出来，万一被后面的人洗光

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就白录了：

“呀，你先在这看着。”

她急急按电梯，电梯早就朝下驶去，一时半会儿还上不来，转念一想，不是还有后楼梯吗，她噔噔噔地转跑进一侧的楼梯，扬扬在后面大喊：

“你快点回来！”

好久没跑过楼梯了，自从人类发明电梯这样方便快捷的东西，楼梯除非必要时，估计才会有人使用。

辰颜闷着头往下跑，大概才跑了一层楼，那十厘米的高跟忽然咔嚓一声，左脚那只鞋就断了跟，辰颜一个重心不稳，还没喊出来，人就朝楼梯下扑去。

天啊，难道今天要用“滚”的方式下楼梯吗？

闪出这个念头，她吓得眼一闭，骤然触到的却是一个温柔的物件，咦？

睁开眼，望向那个柔软的物件，赫然惊觉，这确是一个人的怀抱，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男人的怀抱。

辰颜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双隐在眼镜后带着笑意的漆黑眼睛：

“你可以起来吗？”

辰颜惊觉，自己还扑在对方怀中，她窘迫极了，迅速起身。

“哎哟。”

脚踝一崴，她才发现鞋跟的问题仍旧存在，她脱下另一只没有断掉的皮鞋，试图把鞋跟也扭掉，电视剧里演的那些弱质纤纤的女子很容易就把鞋跟给扭掉，但换到她手上，这个鞋跟简直就是和鞋完全连成一体的样子，难以分开。

辰颜不禁有些愤愤。

一双大手从她手中把鞋子拿了过去，然后，轻巧地一掰，那鞋跟就断落下来。

“你是要这样吗？”

辰颜愣愣地看着他，这个男子的唇边闪过一丝笑意。

“小姐，如果没事了，麻烦你让开。”他身后一位看似助理模样的女子终于忍不住了。

“嗯。”确实自己挡着人家很久了，她忙侧身到一边。

真奇怪，这些人干嘛也走楼梯呢？

辰颜将那只鞋穿回脚上，站起来时，男子早消失在楼梯的转角。

回到三楼，辰颜跑进去拿了广告带，幸好没人动过，她呼出一口气，把广告带

拿进直播间，顺带看桌上已放了新到的信件，干脆坐下来一封封看起来，反正节目时间也快到了，至于看帅哥，似乎已不是她这个年纪会去做的事。

这个年纪？或许，只是人未老，心已过尽千帆吧。

不知过了多久，扬扬突然从她后面窜出，叫道：

“你竟然还不上去，都错过机会了，冥远财团的总裁真的好帅哦，哇，从没见过这么帅的男人，比杂志上还好看。”

“扬扬，你不知道我没推垫乐，也没推广告片头吗？”辰颜悠悠地说着，饶有兴致地看扬扬兴奋的小脸由红转白再转青，整个过程几乎是在一秒内完成。

“啊？”扬扬一惊，忙去按十八秒延迟，想把这段切掉，辰颜按着她的手，开始咯咯地笑起来。

“骗我！”

“这就叫学艺不精。”辰颜戴上耳麦，将一沓信推给扬扬，“歇口气，准备念信。”

做完节目，已是晚上九点半，辰颜走到综合组办公室门口，同事就递来一个鞋盒说：

“刚有人让把这个给你。”

“谢谢。”辰颜接过鞋盒，有些讶异。

一边走一边将鞋盒打开，里面赫然是一双平跟鞋，白底上是 L 家经典的花纹。

辰颜将脚试着穿进去，正好是她的码，今天知道她鞋跟断了，只有那个男人，难道是他？

如果是他，竟然仅凭着瓣鞋跟的印象就知道她的码数，还挺不简单的。

辰颜摇摇头，不再去想这些事，拿上包包准备下班。

即便她会开车，平时上下班，还是由曾经跟随父亲多年的老司机莫青来接，今天同样不例外。

她在楼下等莫青，路上的车很稀少，偶尔有车经过，也是悄无声息，除了车轮摩擦地面发出特有的声音，这个世界似乎从来就是这般安静。

有一部车从台里的地下车库驶出，竟是 H 城不多见的莲花跑车，宝蓝的车身，流畅的线条，以及看起来略显怪异的车头，随着一声紧急的刹车停在马路对面，车门打开，一个女人从车上下来，站得不近的辰颜隐约看清那个女子的脸时，不禁有些惊讶，这不是一线女星纪如初吗？

只见她怒气冲冲地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不知道说了句什么，然后另一侧车门打开，下来的人更让辰颜惊了一下，正是上节目前在楼梯撞到的男子，紧跟着，一

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一道金属的弧光从空中闪过，直落纪如初那边，纪如初愤怒地将手一挥，金属光泽的物件便落到一侧的地面上，而男子则冷冷地坐回车内，引擎发动声中，跑车扬长而去，只剩下纪如初一个人站在路边，她的愤怒突然演变成一种哀伤的神情，捡起刚扔到地上的金属物件，就势伏下身子，肩膀瑟瑟发抖。

辰颜好奇地看着这一切，直到莫青出现在她面前，才回过神来，今晚的她确实变得太八卦。

回到叶家，气氛有些不对，已是深夜十点多，仍不时有叶氏高层进出。

“辰小姐，您现在就用夜宵吗？”张妈迎出来问道。

辰颜把包包递给她：

“不用了。叔叔回来了？”

“是的。”张妈不再多说，拿着辰颜的包退下。

辰颜带着困意走到楼梯上，看到一楼的书房虽然关着门，但还能听到争执的声音传来，只是隔得太远，听不真切。

她上楼，却未料在二楼转角碰到了安沐云。

安沐云的衣衫有些不整，甚至衬衫的扣子还扣错了一颗，脸上是不正常的潮红，辰颜望着她，困意顿时消散不少：

“安小姐，这么晚还没回去？”

平时，安沐云即便来，叶风都会很早送她走，今天，倒是很晚。

“嗯。”安沐云脸上的红晕更深，低着头就往楼下走。

辰颜并不让开，相反更逼近她：

“扣子扣错了。”

安沐云窘迫得将脸埋得更深，手哆嗦着去解那个扣错的扣子。

“这里灯亮，又有闲人经过，不如去我房间吧。”辰颜突然有些不忍心责难这个女孩。

安沐云点头，随辰颜走进她的房间，她苍白的手紧紧捂住胸前的扣子，但瑟瑟发抖的手泄露了她所有的情绪。

“更衣间在那边。”辰颜指了指门边的一个小房间，不大的空间，四面按季节挂满衣服，下一层则是辰颜各种各样的鞋子，共同的特征是跟高十厘米。

辰颜喜欢高跟的鞋，听着鞋跟敲打在直播间外的大理石上时，是一种完美的物

质世界回音。

而安沐云似乎从来都没穿过高跟鞋，辰颜注意到她脚下，始终是不变的黑色中跟皮鞋，式样也是中规中矩，可今晚这样一个中规中矩的女子竟然也按捺不住了吗？

沐云关上更衣间的门，重新扣好衬衫扣子，在落地镜前，她看到自己的脸上写满失望。

对，失望。

从那年认识叶风开始，他就成了她生命的全部，因为，他是第一个带给她本来阴暗生命第一缕阳光的男子。

但从订婚宴开始，她就发现，叶风并非如外表看到的这般简单。

今晚，他们仍旧和平时一样，共进晚餐，唯一不同的是，他喝了很多酒，她扶他到房间躺下，清晰地听到他嘴里喊出的名字。

“小颜……不要走……”

当叶风喊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灼热的吻将她淹没时，她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从来不是他的唯一。

可她没有阻止他。

当他试图解她的扣子时，却忽然停顿下来，说：

“对不起，我喝醉了。”

她代替他的手，把扣子一颗一颗解开，每解一颗，心就坠入黑暗一步，直到他的手抓住她，轻轻地她说：

“不，沐云！”

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失败了，彻头彻尾地失败了，输给另一个女孩，或者，从一开始，她就注定没有赢的一天。

“你爱我，还是爱她？”

当她问出这句话，叶风的嘴边略略抽搐了下，接着，他平静地说：“我要娶的是你！”

听到这句话时，她笑，唇边的弧度却不能掩饰她愈渐苍白的脸，她推开门，跑出去，然后，碰到那个最不愿瞧见的女孩正缓缓走上楼梯，眼中还是淡漠地不在意任何事情。

这份不在意，让安沐云的心里只品到疼痛的滋味。

思绪间，扣子已全部扣好，镜中的自己，还是和以往一样，有着温柔的眼睛，但这层温柔上，如今洇出的，是一丝无法忽略的雾气。

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辰颜悠闲地品着上好的紫尖普洱，清澈的茶汤如同普洱本身的功效一样，让人宁神安气，可以在睡前欣然享用，随后，她看到安沐云从更衣间出来，声音低到依稀可辨：

“谢谢，我回家了。”

“安小姐，你已经是叶风的未婚妻，今晚这么做，是不是太心急了？”

辰颜将杯盏放到一侧的玻璃几案上，清脆的声音似尖刀一般，刺进安沐云心中，安沐云停住向门边移去的脚步，反咬着嘴唇，因用力太大，唇上有几丝血痕沁出。

“坐下来喝杯茶吧。”辰颜淡淡一笑。

安沐云慢慢坐下，依然咬紧自己的唇，只有这样，她才能忍住眸中快要溃散的雾气。

“不是你想的那样。”许久，她松开唇，艰难地说出一句话，唇色更加苍白，如同她此时的脸色。

“不是我想的又是怎样，如果你像刚才那样走出叶家，所有人都会这么认为。”辰颜的语调很漫不经心，“叶风真的适合你吗？”

还是唐突地问出了口，辰颜看到安沐云如烟似雾的眼底，有一颗晶莹的泪珠坠下，清澈的泪珠溅落在她的手背，她不可抑制地用手捂住嘴，这一刹那，辰颜察觉，眼前的女子，对于叶风的爱，不会少于她。

有一声安沐云没有抑制住的抽泣，分外清晰地落入辰颜耳中，虽然她竭力伪装，但仍是因为这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骤然无法掩藏所有的感情。

递上纸巾，辰颜明白，她终究不能做到冷漠对待这样一个女子。

女人，何必为难女人？

看安沐云将所有的眼泪悉数藏于纸巾内，辰颜悠悠启唇：

“如果你认为适合，就不要怀疑当初的决定，他怎么想，对于你，都不是重要的。”

当这句话说出口，辰颜的心底品到一丝酸涩，浅浅的，没有意料中的深浓。

“但他怎么想，是不可能忽略的。”安沐云的手无措地捧着茶盏，里面是已滤过茶叶的清茶，紫红色茶汤上漂浮着几朵小玫瑰花蕾，她看到那些本来色泽浓郁的玫瑰花蕾经过茶汤的涤净，转而变得惨淡，就如同失去最美色泽的生命，在不被重视中悄然腐败。

“我想，你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做一名合格的叶家长媳。”

辰颜盯着她，眼前的这个女孩，虽然和她是同龄，可纯涩地让她不忍心再去责

难她。

所以，叶风的选择应该没有错吧，辰颜的心里泛起这个念头时，她随意搁在玻璃桌角的手微微颤了下。

“是，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安沐云蓦地抬起一直低垂着的头，对上辰颜探究的目光，用很大的勇气说出：“但我请你可以真正放过他，可以吗？算我求你！”

她眼里的泪珠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大颗一大颗地滚落，每一声都寂静，但却真真实实地落进辰颜一直自以为淡漠的心里。

“安小姐，我想你误会了。”现在轮到辰颜艰难地启唇，“我只是寄养在叶家而已，和叶风没有任何关系。”

安沐云冰冷的手在听到这句话时握住辰颜的手，辰颜能感觉到她手心的汗意，来自于她一直自卑的心，只有此刻，她关于爱的勇气让她说了这些话：

“我爱叶风，比你们任何人都爱，辰小姐，你比我优秀，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失去一个人时的痛苦，因为，你的光彩足以让你得到任何你所想要的，可我不行，我无论各方面都远远不及你，所以，今晚，算是我求你，祝福我和叶风的订婚。有你的祝福，我想，我才会真正的幸福。”

安沐云的话语在不自信外，又透着一种决绝的情愫，那是一种不为玉碎的决绝，带着最后的希冀、最后的坚定，当这一切突然呈现在辰颜面前时，辰颜才发现，她没有办法摇头或者拒绝。

或许，从她同样疏远叶风开始，注定，她就已经退出叶风的生命。

今晚，月色依然晦暗，辰颜望着眼前这名女子，她的眼泪，她的真情，都真真切切地让辰颜本以为淡漠坚忍的心，忽然就柔软下来……

时间刚过八点，辰颜顺手拿起门边杂志栏放的报纸，泡好一杯龙井后，开始慢慢翻阅。

翻过几页新闻，才到娱乐版，忽然大大的红色字体占据整幅版面，辰颜惊讶地看着这条新闻，手肘一不小心，竟把龙井碰翻。

淡淡的茶水翻在报纸上，纵然浸湿整张版面，依然可以清晰辨认出那几个大字。

原来是她！

“纪如初当街被拒，泪洒午夜，神秘男子疑似某财团执行总裁……哇，这不是Yanni吗？天啊，他和纪如初在一起啊。”一惊一乍的声音在辰颜耳边轰然响起，辰

再也回不去的曾经

颜转头，不知何时，扬扬站在身后，嘴里啃的半个包子僵在空中，显然被这条新闻给震撼到了。

“Yanni？”

“是啊是啊，昨天冥远财团帅哥执行总裁给我签名就是签的 Yanni 哦。”扬扬继续啃她的包子，一脸满足的喜悦。

“所以你兴奋了一晚上，今天来这么早？”

“嘻嘻，辰姐姐难道不是吗？”扬扬啃完包子，油油的手就要来蹭辰颜，辰颜把报纸往她那边一挡，却更为震惊地发现，在地产版上的一条醒目标题：

“叶氏集团房展会遭遇‘滑铁卢’，签单不足两成，疑受望海坟场影响。”

辰颜停止和扬扬嬉闹，将那页细细读了，原来距离沧海东岸不到一公里处将拟建望海坟场，这信息来得突然，却又绝对成为最大的负面条件。

怪不得昨晚叶苍霆那么急地在叶家召开高层会议，辰颜皱紧了眉，叶苍霆自进入地产界以来，从未有过败手，如果沧海东岸失败的话，对叶氏将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耗费五年时间倾心打造的豪宅项目，其中的投入显而易见，尤其现房形式的发售虽然有利于增加高端客户满意度，但也意味着现金流周转风险更大。

“你发什么呆啊，告诉你哦，今天上午，Yanni 要来我们电台接受热点访问呢，呵呵，是采取录播的方式哦。”

扬扬的话，辰颜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她手中握着这份报纸，心里愈加担心。

直到外面的走廊有很大的声响，辰颜才回过神来，已经九点半了，扬扬冲到落地玻璃边，看着走廊的方向，其他同事原来也早都来了，全在外面张望。

“哇，Yanni 哟！”扬扬手舞足蹈地在那边尖叫。

辰颜的手端起杯盏，发现茶已冷却，她起身，准备去茶水间安静一下。

大概昨晚没睡好，或者由于刚才的新闻缘故，她神思有些恍惚，才转过门口，就撞到一个人身上，那杯淡色的龙井悉数泼洒到来人身上，冲撞的反力使她手一抖，杯子清脆落地的声音终于将她的思绪拉回来。

映入眼帘的还是那双墨黑的眼睛，隐在金丝眼镜后，依然遮不去一抹瞬间即逝的笑意。

是昨天在楼梯撞到的那个人。

“对不起。”那身名贵的黑色西服被难看的茶渍毁掉了，身后那些同事发出一些细碎的议论声。

“你怎么这样走路？”昨天那个严厉的女助理一看又是辰颜，不由怒上心头。

“没事，Tina，今天不上电视节目。”男子的声音带着低回的磁性。

“Yanni！”女助理带了几分埋怨。

他果然是 Yanni？也就是扬扬口中所说的冥远财团的执行总裁。

辰颜终于把这个名字和使扬扬尖叫的人联系起来。

Yanni 把西服脱下，里面是质地考究的淡灰浅竖纹衬衫，身后的女助理忙接过，吩咐后面的人：

“快送去干洗，另外去车里取一套备用的来。”

随从应声而去，辰颜回过神来，往墙边站了一站，免得那个女助理又说她挡道，随后，弯下身子，开始捡地上的茶杯碎片，也活该神不守舍的她倒霉，手指捏到瓷片锋利的刃口，瓷片上顿时出现殷红的血迹，她吃疼地缩了手，面前已递过来一方格纹的手帕。

Yanni 蹲下身子，递手帕给她，见她没接，也不顾边上一堆人，拉过她出血的手指，用手帕拭掉流出来的血，紧按了一会儿才放开。

“自己找个创可贴。”他这才起身，往录播间走去。

辰颜不用看，都知道周围人看她的眼神，这当口儿，无视是比较好的选择，于是，干脆低了头，继续走进茶水间，用一次性纸杯给自己倒了杯水，脸颊却是热得比水都厉害。

总以为，日子只会是这样波澜不惊地流逝。

可有时候，想波澜不惊都是奢求。

报纸上继续出现大篇幅关于冥远财团执行总裁 Yanni 和纪如初分手的新闻，概莫是有第三者插足，八卦媒体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对这些消息大抵都会挖掘到底，却让翻看报纸的辰颜觉得很是无趣。

她转岗成功，不再主持“今夜不寂寞”，早间九点到十点的“与你同行”里，是崭新的她。

上午主持节目，下午奔走于各个车商的 4S 店进行采访，看似更为忙碌。

她不知道，换一个节目是否意味着换一种心情，只知道，当她坐在直播间，看到百叶窗的缝隙里，淡淡的阳光代替月色洒进来时，会有种淡定安宁的感觉，哪怕仅是一瞬的错觉，却让她忽然觉得，所有的挫折，不过是人生的一种体验，过往经历的阴霾亦会在阳光普照下，逐渐散去。